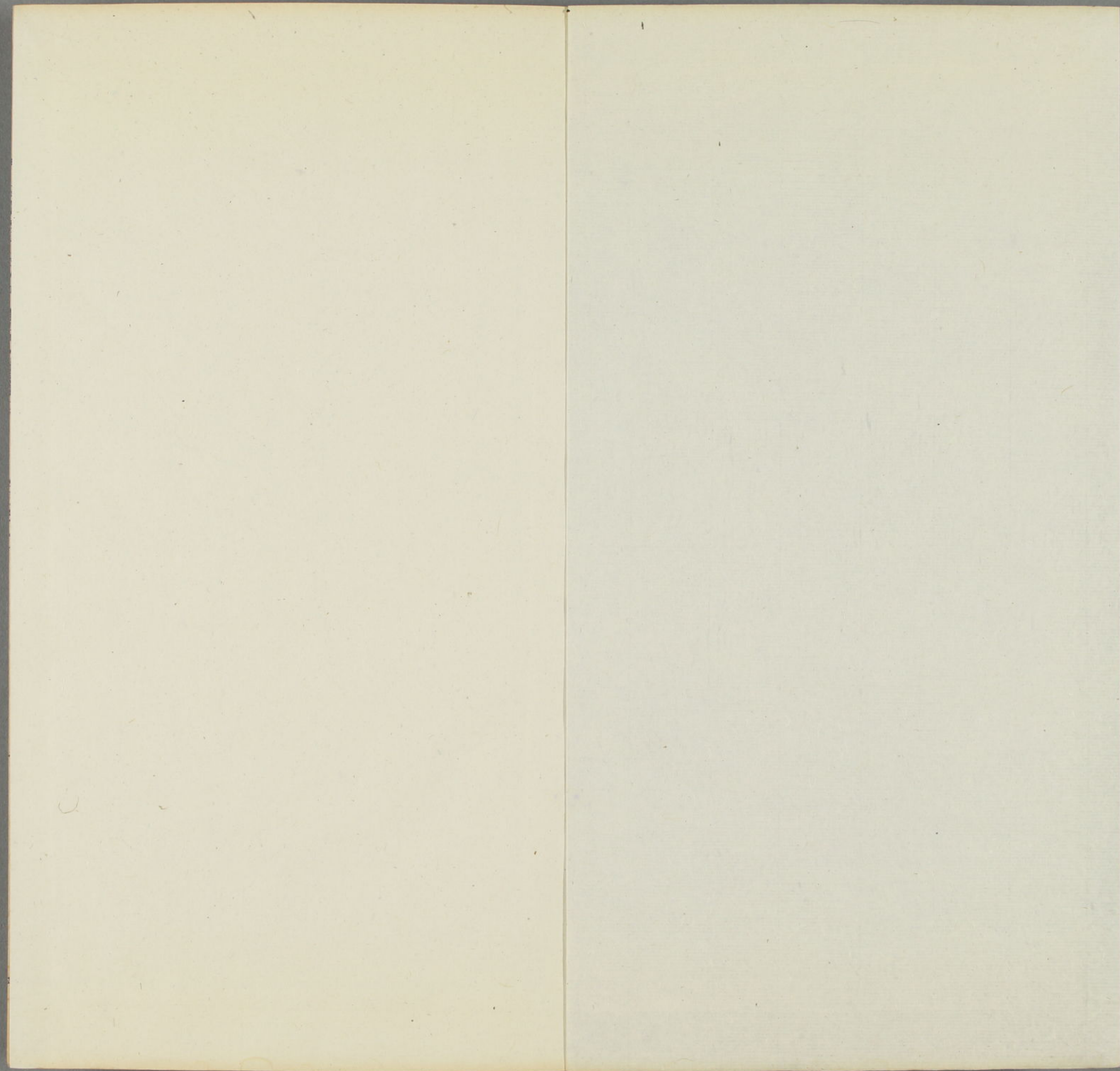


✓ 16  
2823  
9









卷之三

七

詩書

禮記

禮記卷之三  
祭義  
祭義者，謂祭祀之法也。禮記之書，所以  
明人倫，示象則，列尊卑，別貴賤，節文  
而制中者也。禮記之書，所以明人倫，示  
象則，列尊卑，別貴賤，節文而制中者也。



門 16  
號 2823  
卷 9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八

雜著

祠堂規

爲申明祠規以保家法事竊惟人之身出於父而父之身出於祖一氣所傳若樹木之自根而幹自幹而枝自枝而千花萬葉無不流通者人之愛樹木而欲其花實之盛也則必於其根而灌溉之滋培之至於愛身家而欲子孫之盛豈止於愛樹木哉而於祖宗根本曾無尊敬之誠乃溺於淫祀捐貲蕩產以徼福利是欲梅之盛而灌溉滋培於桃李之根其氣

昭和廿三年  
十月十七日  
購求



已不相貫矣吾家上世徙自永豐敦庸典禮卓有成規中因  
糧役衰削漸以廢墜幸而積善之慶發於易齋大夫孝悌之  
行惇于常布而尊祖敬宗至老益篤割田百石以供祠堂之  
祭守益嗣守遺訓罔敢失墜今將有萬里之行不得供執籩  
豆以獻于祖考誠恐族屬子弟漸至簡畧苟且從事視爲酒  
食之具無以光顯易齋大夫之令典爲此請于尊長告于弟  
姪議立條式以垂永久繼自今老成者掌其綱敏達者可其  
儀能幹者治其事慎終追遠動遵禮法以成仁讓之風則吾  
祖考之靈其欣歡而臨享之百祥之集日以光大矣若背棄

禮法率之而不從則祖考必怒而殛之無曰不信捷如影響  
嗚呼遵禮守法而祖宗其佑所謂栽者培之也背禮棄法而  
祖宗其殛所謂傾者覆之也天之於人也非有厚薄祖考之  
於子孫也非有愛憎特在由禮與不由禮之別爾爲吾宗者  
其尙克念克敬以自求多福乎所有教戒條款開列于後

立里社鄉厲及鄉約

爲遵 國章以協人神事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睿知文  
武整齊華夷而品式周密下及於鄉村之閒立里社一壇以  
祀五土五穀之神立鄉厲一壇以祀無祀之鬼立會飲讀誓



之法以抑強扶弱習於敦睦是以和氣孚洽神降之福而民德歸厚法久以廢闕然不講民庶無所勸懲鬼神失其憑藉饑饉相仍風俗日偷節奉提督都御史王頒示十家牌諭及鄉約條款惓惓防革奸弊保安良善之盛德而文具相承竟未就實今明天子方新治理以復成憲期與天下臣民共享嘉靖之休此正吾父兄弟乘時更新自求多福之機也謹以告于宗族鄉閭於廟前修里社之壇春秋二社敬行祈報以安其神於水口立鄉厲之壇清明中元做俗致祭以安其鬼祭畢會飲讀誓文參以牌諭鄉約章善糾惡以安其

人庶幾共成吾里之善化天理之同衆志畢協所望永圖保守勿致廢墜日新月盛古道可復矣嗚呼爲善之人宗族愛之鄉黨敬之鬼神且相之義聲光于祖宗餘休及于子孫如蕩蕩大路舉足皆安爲惡之人宗族惡之鄉黨怨之國法加之鬼神且殛之如火坑水窟舉足皆焚溺之苦有人於此棄大路而趨水火也則衆必笑其瞽矣瞽於目則笑之瞽於心而不笑何也教戒不明也教戒明則三尺童子知出入於大路矣而猶有宜行妄奔以死于水窟火坑者吾不信也鄉村者天下之積也使一鄉一村皆趨善而避惡則天下皆善人



矣斯 高皇帝經綸天下之仁也所有儀註條約開列于後

一齋箴有序

唐生士祥字吉卿以名其齋蓋取商書德惟一動罔不吉之義也吉卿資敏而才贍承掌教達和翁趨廷之訓而受室於郡守劉君惟善南北行咸侍舟車焉其考祥求吉漸磨素矣予欲其守而勿離也推天人相與之妙作箴以貽之辭曰  
乾一以清坤一以寧人受其一以爲天地英皇矣聖哲峻德克明至誠之化地平天成其次保之是曰思誠戰戰栗栗如執玉奉盈相父母所授全歸罔傾底豫之慶盎然家庭彼已

之狂蕩其天情詭外奸中自爲崢嶸遺體旣虧忝爾所生悖德之誅焉用三牲嗟惟一氣感通甚精福善禍淫絜有律令瞿瞿吉士維善之行衣見於帶食見於羹恊于克一明德惟馨罔俾二三發聞惟腥大史作箴以振醉醒無或不信炳如丹青

祠堂銘

景寧尹暘自樂安訪予山房將歸求言揭諸祠中以詔示族人俾咸尊祖睦宗以入於善爲之銘以成其美志銘曰  
凡厥生人秉氣于父父之所秉繫出于祖一氣相貫祖自祖



東原集卷之八 四  
始如首於臂如臂於指狂之罔念崇其淫祀相彼樹桃何與  
於李卓矣覺者競競先緒薦享孔時倫理攸叙在昔儒哲章  
垂人矩冠昏喪祭秩秩可履履之不恪變為奸宄豈無弁裳  
顧如犬豕維豕維犬玷我簠簋汝祖汝父寧不汝耻華薄以  
忠祖考其喜孝悌之慶自求多祉嗟嗟良心萬古不死孰非  
人孫孰非人子

王節壽堂銘

有序

初節婦劉氏年十六歸金溪王君良粹九年以運稅卒于外  
時孤祥雄六歲循轍三歲耳利其產者譁然侵之家日削不

能克賓祭節婦忍死撫孤志屹如也其後一孤長歸夫之喪  
塋于欽村遂廬于墓次年九十有四撫曾玄孫十五六人鄉  
鄰交手以稱曰節壽節壽云節婦之玄孫釗及鑄學於予予  
聞而嘉之爲之銘俾揭諸堂上以厲風化昭天道銘曰  
婦不二天天不負婦左授以節右符以壽喚彼嬛斯榮利是  
誘自履其薄責天以厚播梁而梁播莠而莠豈其植梅顧生  
之柳百世之下孰珉孰琇攷德掄行爛然不朽秩秩者堂大  
字如斗有覺孫子于時祺之

正心堂銘

有序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八 五  
高安朱侍御士光作室于坡山之陽既成而名之門曰積善昭世訓也堂曰著存肅先祠也曰世恩彰君寵也曰敦本以身貽謀也而正心堂在著存之內世恩之外蓋居之中也其友呂仲木舒國裳歐陽宗道各叙述其義而予申正心之旨銘以相之銘曰

瞻彼堂斯秩秩其整重門洞開邪曲莫隱君子攸躋肅肅其欽匪正于堂惟正于心正心之術念念察之理也植之欲也握之握而勿留植而日勁本體廓然萬善畢應奉先而孝睦族而義服官而忠蒞民而惠如彼金鏡瑩然以明妍媸斜方

物無遁形當其未瑩塵垢交蝕磨以白旃粉以立錫凡百君子孰無此鏡惟塵斯狂惟拭斯聖斯名之揭思以育德上帝臨汝聖謨如日

端硯銘

維方維直進德之則維靜維默守道之極時朱而朱時墨而墨厥體窈然弗隨物以忒自我友子不言相得將取善於天下而况日在吾側者乎

南贛鄉約後語

此中丞陽明王公參酌藍田鄉約以協和南贛山谷之民也



嗚呼藍田通都大邑名卿世族也公以世族大邑之法望於  
村童野叟其仁矣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以村童野叟異  
於通都大邑名卿世族也凡吾民之受告諭者仰體我公協  
和之仁以仁厥身其果於爲善也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其  
不果於爲不善也如食之不可以烏喙而飲之不可以酖酒  
也則於秉彝之德尙其不喪而三代之風可庶幾乎父子  
弟曾有饑而弗食渴而弗飲者乎曾有充饑以野葛者乎止  
渴以酖酒者乎身之死則知重之心之死則不知重其亦弗  
思焉耳矣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

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嗚呼吾民盍相與敬思之

贈施司訓志廣

誦書業文以應舉號爲士者自能之其要在於率之躬行孜  
孜于子臣弟友之道使所誦之書所業之文交相顧而已矣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而行桀之行將以號於天下曰是堯也  
其誰信之上蔡所謂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每一  
思之毛髮竦然方與廣德之士夙夜從事而未有所成也施  
君司教龍游因書以贈之



題靜齋陳中丞沐臺集

國家敷正學以教天下士非誦孔氏黜百家則弗錄于有司  
故士爭就模範以應上之求其敝也靡然以爲科第之芳餌  
而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類以功利刑名取辦而上最憂世者  
方慮其瀆而莫或隄之觀吾邦陳靜齋中丞沐臺集皇皇于  
羲農周孔之道思以艾身軌俗而閔閔懼其廢者視讀書中  
秘督學晉楚未嘗一日搖變其說克是操也吾道其有望乎  
道之於人也甚於穀粟數聖人者播種之后稷氏也修其播  
種之術而獲之任之掄之釋之烝之則將鼓腹而樂天

年矣不以穀粟自養天其身者也不以穀粟養人天天下者  
也

龍章寵樂後語

侍御光山盧君受山南翁過庭之訓以移忠于朝 天子嘉  
之封翁如其官翁具冠服東向拜命退而觴賓衍樂也君  
順翁志以章上賜爲龍章寵樂之編徵言于吾友呂仲木仲  
木爲陳忠孝之義颯颯然也未幾君督南畿之教相見建平  
出而示曰子何以告之予不敏其何以繼吾仰木之聲乎昔  
在魯侯敬明其德以貞教于國而詩人作思樂泮水之章以



頌之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祐孝弟之至可以通神明故多福  
降之可以動蠻貊故淮夷服之可以孚鳥獸故飛鶚懷之而  
況于濟濟之士乎君其懋昭令德以建諸生之則而敷教所  
重自事親從兄始使成人小子舉自檢於親親長長之化詩  
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仰不愧天俯不作人也又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得英才而育之也至是而天下之真樂完矣  
予雖不敏尙當賡思樂之章以爲翁壽

拙逸解

濂溪周先生作拙賦勞巧而拙逸予睹商書異焉曰作德心

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拙作僞者也逸作德者也胡比而同  
之也世之變也以突梯滑稽冒不測之險以佞倖者爲才識  
爲通敏而以三代之直躬守道不復謀利計功者爲迂腐蓋  
至是巧拙易位矣昔者周末之於禮樂也以先進爲野人後  
進爲君子而孔子寧爲野人而不辭茂叔之取於拙也其從  
先進之意乎周君大器嘗從先易齋大夫遊旣聞居易俟命  
之義而其子業孔復學於予君之教也間以拙逸名其讀書  
之所因爲之解以告觀者凡百君子其亦慎其所趨也夫

書澄思卷



道不可言乎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言所以載道也道不可思乎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入聖也以辭枯之則言而愈遠故曰予欲無言以私泫之則思而愈擾故曰天下何思何慮何思何慮爲朋從爾思者發也若百慮而一致則視聽言貌無徃非思矣予欲無言爲博學而識者發也若不情之顏則固終日言矣是故不言而信非忘言也信則無庸於言矣不思而得非絕思也得則無庸於思矣若謂忘言絕思爲始學工夫其必因病而發藥乎然予懼其因藥而發病也唐子及兄弟學於越取道南都出澄思卷以相示因志所疑以商之

題善士冊

楊生克復侍游祝融歷方廣至于嶽麓凡二十有八日而別東廓子曰子之以善士獎也章于鄉聞于郡國矣其尙思達于天下乎衡山之陽其水曰湘至大別南入曰江其朝宗曰海水非有二也湘流弗壅必至於江江流弗壅必至于海壅則弗能至矣子之老老幼幼修橋焚券粥饑者而棺其死捐地滌粟以助公家之用皆善之盈科也無涸爾源無闕爾流不舍晝夜以放四海予雖別寔跂望之程門之訓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一善自足而弗志於聖



是忽滄溟而羨雲夢也雲夢跨江南北方八九百里亦  
科之鉅耳故可欲之善爲信爲美爲大爲聖神方是成  
章尙友之學

書胡生卷

聖門之學以求仁爲功而及門之士猶求之於外非有人而  
從之則求諸形跡矣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則求諸事爲矣  
博施而能濟衆則求諸成功文章矣獨如愚之顏見稱爲好  
學而夷攷其功專求之於內克己復禮毅然請事退省其私  
亦足以發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不遷怒

不貳過此其學之彰明顯著者也世之儒者莫不誦法孔顏  
而極其所造不免比擬於形跡點檢於事爲揣摩於成功文  
章之間是以自私用智之病或潛行於其中而方且自任以  
爲天理也今有孺子入井二人救之其一人怵惕惻隱惟孺  
子之爲愛一人雖救之出於納交要譽而然自夫形迹事功  
而較之則其救孺子無以異也自其心術之微則判若天淵  
矣先師良知之教正欲學者用力於心術之微充其精明真  
純去智與私以立大本而經綸大經蓋聖門肫肫其仁之殷  
率繩墨也殷率不備則容節雖良猶不良也繩墨不定則斤



削雖工猶不工也曲藝則有然者矣而况于聖學乎金谿胡生蚤有志天下事視身飭行瞿然不敢放當道廉其素履禮而獎之而生不自足也裹糧以取善於四方不鄙詣予而求規正焉因述所聞於師友者俾歸而求之

留別南都諸生

學也者將以何爲也學以存此心之天理而無人欲也天理也者降衷之良也存之則可以事天而與天合德人欲者外誘之私也徇之則物交物而化于物鈞是人也或與天合德而或以化于物焉學不學之辯其嚴矣乎降衷之精明真純

曰仁而外誘之交障互蔽曰富貴貧賤障蔽不除則精明不全無兩勝俱立之理聖人有憂之嚴爲之辯而詳示其功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則不處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則不去而功夫之縝密曰無終食而違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夫顛沛也者身之所以生死也而兢兢弗違焉則殺身以成仁固優爲之尙何富貴之淫而貧賤之移乎蓋嘗三復緼袍之章而竊譬之曰富貴貧賤學者之居庸闕也過焉則華勿過焉則夷去夷而華直趨長安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揖讓而居其孰能禦之故曰何用



不臧過居庸而止息焉則終身邊鄙之人而已故曰何足以  
臧學者之閑物欲而全天德所以求自拔於夷也而不免終  
於邊鄙焉抑豈得爲善學乎二三子之學於予也欣然有長  
安之志也離索有期岐路易眩眷然爲二三子慮之故述平  
日所切磋者人錄一通俾歸而學焉二三子其各言爾志以  
告於予異時或進或止尙爲二三子稽之

跋古本大學問

聖學之明其在大學乎聖學之不明其在大學乎古者自小  
子至于成人初無二教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自天子至於

庶人初無二學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後世岐小學大學  
爲二而謂帝王經綸之業與常布章句異嗚呼聖人之教天  
下也將望其爲經綸乎將望其爲章句乎古今學術之同異  
孰是可以稽矣古者灑掃應對造次顛沛泰前倚衡無往非  
格物之功故求諸吾身而自足後世鑽研於書策摹擬於事  
爲考索於鳥獸草木以一物不知爲耻故求諸萬物而愈不  
足求諸吾身而足者執規矩以出方圓也求諸萬物而愈不  
足者揣方圓以測規矩也絜矩以平天下天下之大道也而  
其目曰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千變萬化



只在自家好惡上理會嗚呼修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慎恐懼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可以保四海夫非守約施博之要乎聖學之篇要在一者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定性之教以太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其於大學之功同邪異邪陽明先師恐大學之失其傳也既述古本以息羣疑復爲問答以闡古本之蘊讀者虚心以求之沂濂洛以達孔孟其爲同爲異必有能辨之者

書壁誠子婦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兄弟相與勸勉不

墜其世澤也各敬爾儀天命不又須臾不敬則違天矣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須臾不敬則辱親矣温温恭人如集工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無衆寡無小大無徃而不敬也以是事親謂之孝以是事天謂之仁故君子之守篤恭而天下平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夫婦相與儆戒不流於燕昵也將翔將翔弋鳧與鴈射御禮樂者男子之所有事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靜者婦德之正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輕利而好善則人樂告之以善矣以內則悅夫親以外則信夫友盛德大業胥此焉



出故王化之本始于閨門 伊川先生謂張思叔曰吾受氣  
甚薄三十而浸盛四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三年矣較其  
精力於盛年無損也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  
生邪伊川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耻古之君子敬愛其  
身訏謨遠猷呵爲法 樂羊子妻見其夫遊學速歸引刀趨  
機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纍以至于寸寸纍不  
已遂成丈疋今妾斷斯機則損成功以廢時日夫子積學當  
日知其無以就懿德若向道而行中道而廢何以異於斷斯  
織乎古之淑女敬愛其夫高識深慮可以爲法

鄉約後語

松溪程侯之令吾邑也敷豫教以濯其視聽慎刑政以通其  
休戚萃講泮宮以一其志意邑之風懔然動矣迺簡其父老  
屬諸庭而禮之人授鄉約一帙使歸而章善糾過以和其鄉  
旣被命以行亟壽諸梓圖永其傳俾勿替東廓子撫帙而喜  
曰昔者約之未成也望望然若疾疢之求良醫也茲幸醫有  
成方矣邑之父兄子弟相與服而食之其庸將有瘳乎益始  
見陽明先師以鄉約和南贛之民歸而慕之以約于族于鄰  
亦肅肅然和也顧無官法以督之故不能以普且久心恒疚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八 十五  
焉及觀彭山季子以鄉約治榕城嘆曰同志亦衆矣胡不一  
得彭山子也及觀貞山陸子以鄉約治永新復嘆曰封壤亦  
邇矣胡不得一比永新也迺今松溪子酌于二約以協民宜  
復叅以先師保甲之法移風易俗將爲百世大利而郡守竹  
墟屠公毅然主之諸大夫士翕然贊之父老扶杖爭先欣然  
趨之將吾邑之運旣否而復亨乎中離薛子序榕城之約有  
十便曰官弗約則事繁農弗約則力分善者弗約則勢孤惡  
者弗約則禍延富弗約則難守貴弗約則難靖貧者弗約則  
易凌賤者弗約則易虐老者弗約則無以明其養子孫弗約

則無以習賊德以吾邑之渴於望治也其爲便也滋多矣雙  
江聶子序永新之約有四善曰仍俗以和行爲恕崇禮以經  
民爲仁尊 聖諭以利其勢爲敬爲智以吾侯之慎以博詢  
也其爲善也滋弘矣益也跋南贛之約有兩端曰凡受茲約  
束者其果於爲善也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其不果於爲不  
善也如食之不可野葛而飲之不可以醜酒也則於秉彜之  
德尙其不爽而三代之風可庶幾乎以南贛之弗靖也猶可  
以爲三代而况安福以節義文章炳炳東南其弗可以爲三  
代乎夫上以三代愛其下而下不以三代愛其身此惟病狂



者乃克其之書曰若藥不賁眩厥疾不瘳故化國之民多仁  
壽服藥以永命也昏國之民多鄙天忌醫以滅身也吾邑之  
父兄子弟其敬擇之

寄龍光書院諸友

入孝出弟謹言信行愛衆親仁餘力以學文此是聖門教弟  
子發率蒙養弗正徃徃眩其所的甚者至於逐末而忘本須  
是知所先後方不畔於道 爲學大要在戒慎恐懼常精常  
明不使私用智得以障吾本體故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  
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古人事天事親之功更無兩箇塗轍

寄董枝江

眼前皆赤子頭上是青天恒愛此語爲得畏天命悲人窮宗  
旨古之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日昃不遑食咸和萬民正是  
盎然仁體董子兆時宰枝江書以致學道愛人之助

贈任子西歸

任子少海自考功改春坊司直未數月乞歸其鄉鄒子追而  
送諸郊曰子之行也其遂所志已乎古之言曰久在樊籠裏  
復得返自然又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南克雖遐將不  
得爲粟里柴桑乎任子喟然曰夫祿位之儻來也則闡命矣顧



吾始以請去而卒以言去於毀譽未能遺也其若之何曰子不聞潛龍之訓乎易乎世者猶同於塵也成乎名者猶涉於外也有不易世之操而出於不成名之志則可以遜世而無悶矣然而訕謗興焉謫辱及焉黜戮加焉我以為是而眾以為非得無猶有動于中乎故曰不易乎世視其所以也不成乎名觀其所由也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察其所安也夫然後為龍德之全以靖節翁攷之慨然不肯以心為形役而乘化以樂天其非有意於斯乎任子瞿然顧程子安曰吾歸揭諸忠齋之楣以為吾箴敬題交泰錄後

皇上嗣統之六年秋七月知廣德州事臣大有獲觀少師臣宏臣一清所輯宸章集錄作而嘆曰梅蘂交修之訓高宗所以嘉靖殷邦也臣何幸身親見之因集少師臣士奇所輯三朝聖諭錄少師臣東陽所輯燕對錄合而刻之題曰交泰嘉與天下臣民共之臣守益拜手稽首颺言於末簡維古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體非強其異以為同也盈天地間一氣耳得其輕清者為天得其厚重者為地得其偏駁者為禽獸為草木得其純者為人得其純之純者為聖人為天地民物之主夫既主乎天地民物矣則其精神貫徹血



脈周暢真若一體一家有不疾而速之妙故元首之氣不貫於股肱則身必病豈惟股肱凡膚髮齒甲有弗貫焉亦病矣宗子之情不通於家相則家必病豈惟家相凡樵夫農婦有弗通焉亦病矣不觀諸天地之化乎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則和氣細縕而萬物昌陽亢而不下陰鬱而不升則戾氣結而天下病矣聖人有憂之思反其異以歸於同也故修己以敬以建中和之極親者親之賢者尊之大臣敬之小臣體之庶民子之百工來之遠人柔之諸侯懷之所以通天下之志豈天下之氣不使有堙抑而凝滯者以好于其間故天得以清

地得以寧人得以阜禽獸得以滋草木得以蕃大哉上下之交乎其泰之所由以成乎唐虞三代爲泰是氣之通也桀紂幽厲爲否是氣之塞也嗚呼微矣我

高皇帝用夏變夷以召天地之和而君臣同遊式昭佑啟

列聖續之益光謨烈觀于是錄亦可以窺高深矣  
▲皇上敬一之箴拳拳以希聖爲志慎於閒居終如其始四海仰德頤然武丁之望惟我二三輔及百執事罔不同心以匡明主協恭和衷用康乂兆明若昆弟子姓集謀并力以求裕其家政而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是旁招俊乂傳說



之所以對揚休命也臣不佞敢以代矇瞽之箴

書范文正公家書後

天下之物成毀得喪相尋於無窮而盛德之澤有以永其物而不替孔顏之後歷數千年猶能修其儀物以奉宗祀而手植之檜陋巷之井屹然在祠前萬乘之國易姓改物而獨不變此無他德盛故也富春之山歷東漢以來而嚴氏猶守之天平之義田歷宋以來而范氏世享其利彼其懷仁輔義凜然天下之清而先憂後樂毅然以天下爲己任二公之德足以師表百世故德澤之所及雖百世猶一日也世之不務種

德而聚物以自豐者其山川土田赫然震耀市兒而一再傳已喪之踣于獄孳于野相踵也甚者至以支磔其身嗚呼殉利之害雖其身且不保而仁義之利足以覆燾其子孫識者可以惕然而興矣孔顏吾不得而見之矣隱居如子陵行義如文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廣德舊有文正公祠予拓而新之公之十五世孫彥奎謁祠下出示家書二幅惓惓言義田事三復慨然書其後以屬觀者

書永新文會約

嘉靖乙未之春永新周生法賀生謹新李生承重賀生夢周



夏身錄先生文集 卷之八 二十  
約昊天之會而蓮坪其子南屏李子主之時予方學于崇福  
乃許以端陽之期及期半溪徐侯聞之慨然曰此吾任也遂  
肅客于貞素堂相與論一體一家之學申之以嘉善矜不能  
之說明日同郡之士集焉乃會于淵默堂相與切磋於尙志  
之辨申之以易惡至中之教以地之隘也明日徐侯率其寮  
改設於明倫堂而守禦之良縉紳之彥以次造焉相與推建  
學立教之本申之以庸德庸言之式明日論德業知行之支  
也剖之以忠信修辭之章明日證之以大學又證之以中庸  
而折衷以修己以敬之要明日摘諸儒異同而歸之以一者

無欲大公順應之學明日辨堯舜庶民禽獸之幾申之以闢  
楊墨闢佛老闢時文之弊而以吉凶影響終焉于時得於觀  
感莫不勃然思奮也古人風草之喻其達於感應之機乎良  
知之明人人具足俗習所障遂迷其真得良師帥以鼓舞之  
親之以一體恤之以一家則善者日勸不能者日跛其孰忍  
其於暴棄者諸生喜其俗之易感而懼其功之難恒也乃倣  
惜陰之例間月各會于鄉而春秋合會于邑置爲文會約相  
與遵而習之以無忘良師帥及鄉先生之訓嗚呼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天之學也使聖人而已焉則奚以爲聖矣學者之



學也將以希聖希天以不失其心體也其可須臾而已乎夫二三子之約也間月而會似矣間月之外其遂可以已乎春秋而會似矣春秋之外其遂可以已乎一或已焉以入于惡或靜言庸違以微世好也是謂無志是謂不忠信是謂不敬將得罪於孔孟周程以陷於禽獸而楊墨佛老且從而啞啞之雖貴列三旌富享萬鍾其爲不祥莫大焉二三子其克念之無負茲文會其約條列于左方

書柳溪卷

武寧余相之自豫章來學與鷺溪諸友切磋相得也暇日出

柳溪卷與友生傳觀之有啞然而笑者曰夫柳之莞不若松之茂故後凋見稱先零被嘲余子方從事於聖門之學蘄以博厚高明悠久無疆也將柳之是忌而奚擇之有憮然而解者曰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縱植而生橫植而生顛倒植而生良知之縱橫顛倒生生而不息也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余子其將取於斯乎東廓子聞之喟然嘆曰柳溪之柳一也或謂其易凋或美其易生是二三子之二之也天下之物有萬不齊而皆備於吾之視聽故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是萬物者皆吾役也果矣而忌之又奚而擇之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八 二十二  
古之人有靖節氏種柳宅邊作傳以言其志自以爲無懷葛天之民也相之而有志於學陶焉斯亦陶矣古之人有明道氏傍花隨柳條然前川自以爲人不識其樂也相之而有志於學程焉斯亦程矣相之欣然起請曰弼也何如而學靖節曰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曰何如而學明道曰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縣總後語

嗚呼縣總之刻也其丈田之成乎田之始丈也與其幾成而敗敗而復興興而復摧摧而復成也其病症展轉與藥力瞋

眩茲惟艱哉以虛糧之神奸鬼秘莫可致詰若癥瘕糾於肺腑痛苦悲號罔不思所以療也賴雙江危侯受南津胡公簡任協于同志滌臟濯胃而新之津津然有生意矣雙江既沒而惡其害已者嗚嗚訛訛以更生之良爲斷腸之醜賴六峯李公酌于藩臬而力救之六峯既去而謗訕朋興乘墉叫嘯誣羣醫以私將一網而祛之賴秋厓朱公謀于竹墟屠侯諸君子躬覈虛實以圖其終迄于今苛毒以融元氣以滋盎然得以永天命焉非諸公之功而誰功竊嘗評諸公之成是役也剖利害之微曰明不媚上官不畏高明曰勇爲嫗獨立命



曰仁靖共正直以報國曰忠視彥聖有技好之若已出曰有容其弗類于是者則亦戾之矣秋厓公樂其成而恐其弗永也檄少槐吳侯督茹縣簿照式以刻是冊首原文以窮其源次查減以審其趨次實科以定其止則糧不過都之規可案而推矣次過都推收以覈其波次實徵以要其歸則過都之弊可案而救矣逾二年松谿程侯來令始克成之復稽于督賦條規以定各倉之派均水推沙塞之利而附以益鈔定額里甲新規曰使吏胥不得加損侵漁以重病吾赤子嗚呼觀是刻者其可以稽醫案乎

善慶堂銘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昊天不言厥道孔昭聖有謨訓代天以言闢其荼酖昭以饗殮事親以孝從兄以弟聯族以和接鄉以義善非外鑠道不可離孝則親悅弟則兄睦和則族順義則鄉服慶非天降自求多福教化載弛習俗漸變慶謂富貴殃謂貧賤爭國如輒夫豈曰慶雖貴而且富爲梟爲獍讓國如夷夫豈曰殃終窶且貧爲鸞爲皇鸞皇交仰梟獍交惡反身而察云胡弗悟其維哲人夙夜克敬無或違天無或侮聖迺爾子姓施于姻隣鑿此銘詞各愛其身



贈胡生祁沾

人之精神命脉必有所用用之於紛華則為狂用之於仁義則為聖聖狂之幾在審其所用而已矣世教不明趨勢利慕膾炙而視道德若土苴故徃徃猖狂而不知反古之善學者簞食陋巷踵决肘見而請事斯語退省足以發履薄臨深易簣而後知免其不眩於紛華不惰於仁義蓋如是是之謂希聖之功淮陰胡生應恩奉其父雙洲郡守命以學于南都始而愕然終而慨然以自檢也益嘗灑掃南津司徒公門下嘉生之尚光祖父之緒書此以勗其成

贈侯舜舉

聖門以求仁為教羣弟子朝夕從事無非好仁惡不仁矣而聖人喟然興未見之嘆此最鞭策學者妙機好仁而可以尚是猶有所搖眩也惡不仁而可以如是猶不免於污染也有所搖眩有所污染終非皜皜肫肫本體矣吾儕自證自悟果尚乎弗尚乎加乎弗加乎聖謨洋洋若日月之照臨若雷霆之震耀嘻其嚴哉樂清侯子舜舉嘗切磋于南都穎敏而有志別十年矣復聚于京師因得相與究之茲受官而南徵此為別同官施子平叔張子子益咸相從于斯學也幸交傲之



新泉聚講贈言

同志諸君子聚講于新泉之館時蜀之彥白坡何子自山曹子語及于蜀之故東廓子曰夫蜀之故二君知之矣相如以詞華顯子雲以譔述顯景仁以行誼顯淳甫以經術顯雍國以相業顯而毅然希鄒魯以道德顯則莫若南軒子其尚以南軒爲的乎曰昔在南軒幼學於忠獻長師於五峯而終切偲於晦庵東萊何以約其功曰吾聞其語矣審操舍考斯須凜戒慎芳溟濠防物變之外誘遏氣習之內訐浸私意之脫落自本心之昭融其斯以爲毅率乎其夏白坡子摧守吾吉

安而自山子守楚雄將別矣同志諸君子相率以徵贈言曰益也已揭其的約其毅率矣而奚以加乎以敬夫之天資粹而踐行篤也機宜軍門則幹父之勞養痾家居則倡道之勇入侍經帷則致主之勤出臨藩郡則保民之周亦曰其自脫落昭融者時措之耳今之吉安楚雄非昔之袁與靜江已乎方同志之聚于新泉也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亦見賓承祭時也其立其輿其出門其使民果能如其昭融而弗離已乎離也者無他也誘於外而訐於內焉耳弗誘弗訐天則常存則廓然大公所存者神物來順應所過者化是鄒魯



射法之蘊也行矣二侯其無忘於南軒之學乎往歲陽明先師敷政於廬陵倡道於虔州平亂於豫章其豐功偉德在吾古爲尤著而悟道於龍場撫夷於思田視楚雄風氣相若也其脫落昭融之學邈南軒而上追鄒魯若虞機張徃省括于度則無遠無邇而可以命中矣二侯行矣善類以是卜吾道矣

書桂公輔楹卷

象山先生曰天下若無著述師友不是恣情縱欲便是各執己見旨哉其言之也意見之與情欲清濁懸矣其爲良知本

體之累則初無差別何也目之本體至精至明一塵入之則天地且易位試以金屑玉屑入之病與塵等世之徇情欲而不舍者塵病之也執意見而不化者金屑玉屑病之也二病消融而良知瑩徹矣程門之傳曰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直與戒懼中和一派源流此師友著實之方也外此而學不爲愚不肖之不及便爲賢智之過矣桂生公輔自貴溪來學於彭山子集郡之同志會講於先師懷德祠下因書是卷以勵切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吾黨其共圖之



書艾鳴魯卷

剛愎之辨是聖狂闕頭學者須是超然嗜慾不爲一物所撓如鳳皇翔于千仞之上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方是善養浩然之氣若牽於聲色名利如羣蟻之競殘骨終日營營所得幾何然蟻之不能爲鳳非蟻之罪也拘於形也人爲萬物之靈奚啻於鳳而不免與蟻爲伍可不爲大哀乎○心中紛擾只是將迎之累若能時時照顧見在工夫如臨深履薄卽閒思雜慮自不能容常因行路時悟得此病若回頭看過去路及仰面探未來路脚下便不免錯跌

聖賢之學自包得仙術吾儒說養心莫善於寡欲若仙家便說是養身之方養身便是利養心便是義鳴魯欲寡其過以希聖賢可謂得仙方矣日積月累服而食之淨洗麤穢湛然靈明便是蓬萊境界若藥力間斷不免墮落塵土無由上升矣

書復古精舍輪年約

東廓子趨 召將之南都月山三峯二劉子方主精舍持同志輪年之約徵言以堅其志東廓子曰夫志旣同矣奚賴於予言惟茲書屋之議蓋十有餘載矣賴松谿侯克主之少湖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二十一  
諸公克終之厥惟艱哉夫創業之艱既已往矣守成之艱諸君獨得辭其任乎聖門之觀人曰視其所以以也者日可見之行也弗事於學與從事於學其所以區以別矣而繼之曰觀其所由謂繇中以達外也曰察其所安謂繇始以達終也夫外事於學而中或弗真切焉不幾於偽乎始真切矣而終或弗恒焉不幾於半途而廢乎是中隱微十目所不能視十手所不能指惟良知獨覺莫見莫顯諸同志其尙自觀自察以求充滿其志乎志量充滿弗偽弗廢將亦臨亦保亦式亦入天機自不能已矣而况精舍也者固居肆成藝之規也其

所以切偲講習維持克拓烏忍不用其情而奚賴於予言若弗真弗恒則父兄臨之師保勉之猶扞格而弗通矣又奚賴於予言

寄題祁門全交館

新安諸同志春會于祁山在婺源秋會于斗山在歙西全交館在祁門亦以近胥聚皆其泉大宰公所命云嘉靖己酉謝子顯率其弟鉉偕江生山韓生一之不遠千里冒盛暑以入復古切磋兩月而未能別東廓子曰久矣予之困于岐路蓋三十年而未能一也年來升衡嶽歷匡廬徘徊石屋取善書



原雲津梅陂龍化之間賴二三君子着實箴砭於發憤竭才  
任重道遠始覺有進步處願爲諸同志誦之天命之性純粹  
至善昭昭靈靈體物不遺而無形與聲不可觀聞于焉戒慎  
于焉恐懼常寂常感常中常和以察人倫以明庶物以贊化  
育而峻極于天合德合明更無別項脉路聖門忘食忘憂以  
濯以暴拳拳服膺兢兢知免不以陋巷易簣搖眩是爲皜皜  
肫肫全生全歸之學此學不受世情點污不賴博聞克拓不  
須憶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檢點亦不藉著述繼  
往開來凡有所倚着便涉聲臭江門一脉掀翻千古去耳目

支離之用全圓融不測之神其諸所授于楚雲而以為衣鉢  
者乎嘗擬登九華放齊雲以止于新安而謝子迺先施之虛  
以好善勤以自檢其敢以有隱凡我同游胥勸胥規洗刷舊  
症直達天德務求爲直爲諒以自遠于善柔庶毋負其泉公  
全交之訓若勤而未純規而未淨羣集叢談虛度光陰則縱  
情欲執已見症候雖異皆象山所痛慨于師友也師友因循  
德業玩愒道術將爲天下裂後來豪傑貿貿其何以取衷焉  
謹寄題前楹以爲同館箴

題龍陵劉郡侯去思碑



去思者其起於中古乎隆古之盛天子以精一執中建極于上而公卿至于百執事浚明亮采日宣日嚴以祗九德故寬而粟彊而穀撫五辰以凝庶績而耕鑿作息熙然不知帝力自去大風之敗類也而後思羔羊讐歛之多瘠也而後思黍苗勤勞之弗均也而後思鳴鳩矜侷之蔑禮也而後思干旄故饑渴煎迫則壺漿果然而飲暑雨憑陵則叢樾弛然而憇而況出于壺漿叢樾之表其勿護而思固三代直道秉夷同情若之何弗章耶某嘗侍侯復古議尊經閣從容請曰當官而潔者或不能委曲以事上故上有隱憾直躬而行者或不

能博大以盡下故下有餘抱聖門之教義以爲質矣而禮行孫出瞿瞿然以成其信質直好義矣而察言觀色慮以下人閔閔然懼其無以通天下之志是以上下咸宜而邦家必達侯欣然曰是藥石也敬當書紳以無忘至愛卽侯之好善不倦其誰不樂告以善乎古之贈言也非以相頌也將示周行以相好俾德積厥躬而惠澤普於邦國也侯其懋哉以永終譽

書書岡石屏

維茲山莫邑吳隅巖石秀聳瞰湖臨江

前有鵬翼湖

一望魚洲龜



島游魚州十數列左右而崇巒疊嶂遠際蒼茫相傳陶柴桑讀書其上

故臺曰淵明潭曰潛因各書岡岡西北俯而降有封若堂是

為國子司業松石張公衣冠之藏弘治壬子孤刑部員外郎

克軒君薦營之嘉靖戊申諸孫庠生崧及岩等修之瀛靈鍾

奇世濟厥美永永與茲山其休

書書屋歛義卷

往歲丙戌丁亥同志舉惜陰之會先師陽明公寔有訓言所以揭聖學昭天德使人人遷善改過同歸皇極之化甚盛舉也顧間月而會五日而散往來無常所暴寒無常時僉議須

歛眾財以立書屋凡我同志不分已仕未仕量家多寡而協出之庶幾居肆成藝之規賴天之福松谿公惠撫吾邑慨然以身任之卜于舊學用宏新制其風氣凝固規模壯宏皆可垂永久然永久之策非買田以守則廢墜將不免敢告同盟共奮初志沛然義舉勿吝勿怠今人於佛老之施以圖冥福姻賓之燕以驚美觀雖費數十金而不惜獨於聖賢之教師友之誼乃錙銖較焉其於邪正輕重亦未知思耳夫由師友而得至尊之道至貴之德達為良吏隱為良士俯仰而無愧忤其為福也不亦太平輕利重義令聞施于身波鄰國以



貽來裔其爲美觀也不亦永乎凡各門父兄欲其子弟之中且才者當有聞風以相助而良師帥任勞來匡翼之德將必思以熙前政而垂後休矣惟諸同志敬圖之

書鄉約義穀簿

松谿程侯之立鄉約也敷 聖訓以貞教聯保甲以協俗遴耆俊以董事一時精神鼓舞聲氣薰蒸善勸惡懲訟簡盜息津津然隆古相保相愛相救相周之義其後狡且悍者惡其害已橫肆謗沮而敦龐公直者相與保守維持不肯廢墜甲辰乙巳連歲大荒賑糴不給餓孍相望益與西澗封君閭議

勸同約量出義穀貯于石雲寶成二寺以救貧乏春散而秋歛之有耗而無息歲擇公而敏者司之散以三月約相近執役以革私也歛以八月約下年同事以覈實也散歛必以時約保分督勿懈期以防惰也其有私以市恩虛以貿利惰以弛事者會約之日議輕重舉罰能効其職者慶以酒登于善籍凡我同約協心義舉自勸自規共成善俗神明其相之其有富而吝於出穀貧而頑於償穀皆神所弗佑也我

高皇帝里社之誓詞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恃力凌弱違者先共治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贍周給其家三年不



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衆及犯姦盜詐僞一切非爲之人不許入會大哉 皇極之敷言萬世臣工是訓是行強有所制困有所卹懦有所奮禮讓隆而邪慝化何隆古之難逮謀期與白泉秋卿參及諸俊彥緝其未備以垂于無疆寧特義穀一舉而已乎

書蕭常甫卷

天命之謂性是聖門指出真性真命示來學盡性至命之訣離命以言性將認性爲攻取之性故曰有命是指性之真處離性以言命將認命爲遭遇之命故曰有性是指命之真處學者於此有悟則耳目鼻口不委性以自縱君臣父子不委命以自弛故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罔俾離于須臾以全歸中和位育之真是謂誠功課與至誠同歸

書謝青岡卷

戒慎恐懼之功命名雖同而命意則別出告反面服勞奉養珍宅兆而肅蒸嘗戒懼于事爲也思貽令名必果爲善思貽羞辱必不果爲不善戒懼于念慮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全生而全歸之戒懼于本體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帝規帝矩常虛常靈則冲漠無朕未應非允萬象森然已應非後念慮



東原集卷之六 卷之六 三十四  
事爲一以貫之是爲事親事天仁孝之極

題玉華交誼卷

玉華交誼卷石磐張子集年友改齋王子簡及詩自辛未至甲申凡一十四年東廓子曰友也者其行路之侶乎以燕交者則進于燕以越交者則進于越故交以奕則奕進交以酒則酒進交以詩文則詩文進交以氣節則氣節進交以德義則德義進交之誼其重乎予披改齋子之卷惻然涕承睫也見詩律之精焉見筆勢之遒焉見處謔之善焉見許國之操焉見憶母之篤焉見憤世嫉邪之勇焉其規過勸善當於

古人中求之石磐子之什襲而珍藏之其有感於友誼已乎往歲改齋歸海濱石磐出詔獄相與慰勞石龜山上予體重不善步仰視二君已班荆酌翠微間予徐至促二君行二君有難色予掉臂行不顧及躋絕頂浩歌浮白聽二君履聲亦至矣因嘆行路須得健侶廼不作半途客下遊石洞次盟字有山靈解勘歲寒之句今改齋已俎豆忠節矣吾二人尙未識所稅駕也其可以馬瘡僕痛自諉乎抑卷中先後尙覺失序金蘭麗澤豈遽亡之吾懼改齋咲石磐之困于高陽侶也石磐幸無以予爲慙石磐初號東泉改齋初號南園後又稱



玉華山人

題春臺會錄

嘉靖己酉之春袁州劉郡守見峯林貳車東廬高節推九岡  
儼然問學于文明相與商確先師慎獨宗旨及萬物一體之  
義三君退而喜曰是義也當與袁之庶士庶民共聞之乃卽  
昌黎書院葺舊拓新將以清秋延予于原道閣曰學道愛人  
於潮州其光乎會予赴冲玄之約不果行旣而九岡以憂歸  
見峯以述職行而東廬視篆命邑博洪子詣山房以申前請  
乃庚戌暮春予與周戒之黃朝周彭國矩張道甫及二兒美

善命駕鈐岡游洪陽石乳二洞以升春臺宿文公祠郡博胡  
子俞子暨四邑之彥切磋所聞期以洗刷俗習而刮露天機  
始知千古六經之蘊不賴詞章不靠聞見不費測度只從天  
命之性精明真純視於無形聽于無聲真陽一復生意四達  
人倫庶物三千三百無徃非益然仁體由學益伊傳箕周孔  
孟經天緯地盡從此戒懼一脉敦化而川流修此曰惠迪悖  
此曰從逆吉凶影響無不自已求之者諸同志悔望追來以  
爲未之前聞也凡十有八日而歸歸之日諸生謝性之龍起  
文顏端儼等聚而謀曰凡我同遊胥悅胥從盡繹而改之以



戒暴寒之患乃效惜陰申約訂大會于春臺歲以仲月之望  
爲期凡三日夜方散每月各以居相邇者爲小會規過勸善  
悉如前定僮昌雨以會錄求訓誡于首簡東廓申之曰二  
三子亦察目之明暗乎方目之暝也展轉夢寐悲喜遞運自  
以爲實境矣比覺而恍然無覩始知其妄也天高地卑萬物  
散殊父子子兄弟兄弟初無推測而瞭然無障蔽及于塵  
埃入之天地易位雖以金屑玉屑入之病與塵等夫良知之  
明暗也何以異於是曩者之眩俗習滑天和皆夢境也歆羨  
而弗得睥援而弗去非妄耶茲幸有覺矣別真妄吉凶矣其

勸善也若踴躍於精明而覽宇宙也其規過也若屏塵埃與  
金玉屑而熾其復翳之也將自成自道俱立俱達相在屋漏  
猶師保之臨之也矧廣坐羣居聲應氣求而忍以自瞶乎二  
三子其慎終之以對于昌黎以光于春臺以釋吾儕素餐之  
憂而章爾使君風草之化其先師借陰說及申約備列于錄  
以爲二三子勗

寄建安程栗之上舍

道以中和爲至學以中和爲的能者以學力融氣習則智與  
不欲異質也咸可以成人不能者以氣習囿學力則仁與剛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三十一  
美德也猶不免於有蔽故自易其偏自至其中迺是聖門相  
傳禮樂敦學之矩

蕭節壽堂銘 有序

蕭氏以考功拙菴翁歐陽氏以都運東潭翁並顯于北里  
考功曾孫姻娶于歐陽五年而姻歿即以節自誓巨室有  
規委禽者泣以令女仁義之言拒之曰吾安忍爲禽獸行  
其兄引禮詔白于季父東潭東潭嘉其志賦詩頌祝之姑  
彭病湯藥不懈撫孤世瓘授室俾受學復古與豪俊游壽  
登五袞屆旌期矣黃生旦采衆議顏其堂曰節壽而徵言

于予予爲之銘銘曰

於帝降衷授于烝民烝民受之以各成其身爲子曰孝爲臣  
曰忠而爲婦曰貞是謂大節炳炳天粹天精精粹不失生意  
充盈雖天而壽矧曰其永齡彼其無良人紀以傾百年五鼎  
維鸚維猩有儒閨閻冥與道并弗忍爲禽獸視古典刑養姑  
廸子式振宗祊爰揭節壽播于友聲凡百觀者鑒于前楹  
疏銘辭以全歸爾生

書廣法文會題名

嘉靖甲午八月十八日油田彭氏舉惜陰之會于廣法寺其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三十一  
族之長幼預者四十有四人其姻鄰預者十有四人吉水二人安福十有三人會五日而畢將題其姓名于僧壁或曰不可是會也所以崇誠而去僞也故以實勝爲善以名勝爲耻今智愚賢不肖紛不齊也而濫列其名以相標榜是無實者得以自售而有志者將望望然而弗入矣或曰無傷也夫是會也將以改過而遷善也向之忤父兄傲長上者學之以孝以敬焉向之酗酒鬪訟而鬪狠者學之以戒以讓焉向之侈浮詞執異見者學之以訥以敏焉其弗能學者是自絕於斯會也如詳列其名而稽之孰負是會孰光是會是題名

之爲藥石也將無實者赧以自奮而有志者豐壘而弗怠矣東郭子曰嘻謂爲藥石焉者是以題名爲善矣謂爲標榜焉者是以題名爲惡矣物無善惡善惡存乎人故改過而遷於善者誠之所以自成也無實而掠名者僞之所以自敗也誠僞由已而由題名乎哉二三子亦知好惡之公平誠以自成鄉之人所同好也僞以自敗鄉之人所同惡也豈惟鄉之人爲然攷于三王俟于百世溥于四海是天然自有之良知也知其同好也而好之如好好色不使有以尙焉斯能致其知善之良知矣知其同惡也而惡之如惡惡臭不使加于身焉



斯能致其知惡之良知矣是致知之學曰長幼曰卑尊曰智  
愚曰賢不肖無一人而不可學有不可學焉則良知有二矣  
曰終食曰造次曰顛沛曰出門曰使民曰立曰在輿無一時  
而不當學有不當學焉則良知有息矣聖門之律令曰若聖  
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不厭不倦夫是之謂  
惜陰之功凡我同會其敬求之尙不愧於廣法

九賓主人辯

璜溪董先生之生冢子也名之曰歐旣冠字之曰希永希永  
祇奉嚴訓弗敢忘也陽明先師倡道于虔予與希永同聞萬

物一體之學別來十四五年矣希永執訊以告曰歐性好逸  
堂畔構小齋置琴與書齋前築小臺中植松竹梅左以蘭桂  
右以蓮菊一日獨坐于齋門扃而無叩聲階苔而無履迹欣  
然樂其靜也呼童取酒憑檻而酌之是九物者酌酢若賓主  
焉遂沉酣而醉醉中自號九賓主人願得一言以贊之予讀  
而嘆曰善乎九賓子之希永也是非從六一傳中來耶予將  
何以贊子其諸萬物一體之教乎夫一體者不可牽而合不  
可判而離可合可離將爲偃師之傀儡矣故萬物之色備于  
吾目萬物之聲備於吾耳雖欲頃刻逃之而不可得而哢哢



焉於一體之中強名以主又強名以賓不以判乎古之人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大公而順應之初無揀擇而胥胥焉於萬之中署其九以賓之不以隘乎且九賓者未能時與子酌酢也子將侍杖履于璜溪先生之側恭籩豆于文僖公之廟親師友于明倫之堂詠童冠于鬱孤之臺通天之巖竟無移左足而相從者則樂靜之趣其欣然者不恒寡乎六一翁功成而退籍五物以逸老比諸軒組累形超然數等矣而猶不免於玩物以子之壯也而始達於用父母望子以孝兄弟望子以友妻孥望子以惠宗族鄉黨望子以睦子方夙興夜寐強恕以求仁之不暇而暇與九賓相沈酣乎子其擇之以切磋於先師之訓予無以贅子矣

廣德鄉約題辭

東廓鄒子起廢人考功以安福鄉約貽于廣德新守弘齋夏子取而參酌之首以 皇祖聖訓而疏爲二十四目孝父母敬兄長曰以立本也重禮節戒驕奢嚴內外立族規曰以正家也厚積蓄節食用勸農桑警游惰禁拋荒曰以阜財也供貢賦曰以昭分也修祀典曰以享鬼神也崇信義尊高年恤寡獨周貧困通借貸曰以致睦也端蒙養正士習曰以育才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八 四十一  
也息爭訟賤欺詐懲奸盜曰以罰惡也去異端曰以淑人心也而復爲或問以衍其義將以敷于士民諸生奉帙以告願有訓辭往歲待罪于州嘗有志而未舉也幸茲得夏子舉之夏子新退食之堂揭之曰親民其有志於一體一家之學乎敬題其端以贊其成其辭曰 肇維天地萬物父母一體以分罔弗載弗覆立之元后是曰宗子萬物歸厥仁代天以理爰簡公卿是曰家相夙夜罔不勤庶家無恙其在成湯元聖戮力萬方有罪隕淵慄慄亦有伊尹堯舜厥后一夫不獲推溝自咎彼其從貴胡不暇逸曰祇嚴天命庶無罪謫始于王

畿施于郡邑爵秩雖有異責任惟一爰養爰教爰以刑弼峻德所親靡不用其極庶幾家衆胥規胥勸善苗日萬惡條勿蔓養中養和升于大猷假各少恩夫焉足與謀皇矣 聖祖載闢乾坤木鐸所徇極之敷言陋彼唐漢直追殷周天鑒在上無疆惟休咨爾臣工澡德貞教民遠所令從厥攸好咨爾士民罔念作狂尙克念無斁以迄 天子光咨爾後之人無忘緝熙由此其遷爲湯爲伊舊吏乾乾箴于新政凡百聽之罔或不敬

號朋簿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八  
四十二  
國家稽古定制育天下士于大學升堂坐班講習課業俱有成規伏觀 聖訓有曰至師於是來生徒以受業期在育君子必履仲尼之道以助後嗣共安天下之蒼生若不勅以道學之志明以亂常之憲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有曰在學生員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爲先隆師親友養成忠厚之心爲他日用有曰諸生宜立志遠大勉勵進修以昔賢自期以勲業自奮其所望於諸生至重也今會饌已廢堂班不久而退居之後無聯屬防檢盜免暴寒之患查照其泉湛公簽立相近號舍十人爲朋各給號朋簿一扇務使出

入相友德業相勉過失相規疾病相恤有無相濟一人過惡發露或私自遜回同朋須先呈白否則一同罰跪每晚於廊下歌古詩一章講書一段或考究史傳兵法屯田水利各一款仍將每日歌何詩講何書備寫于簿以俟講院對眾稽考相與發揮大義期臻實効諸生其及時自新日就月將庶幾磨礱偏駁薰蒸中和以上尋隆古胄子之教爲昭代作人光無玩無怠

南雍述教

東廓子之蒞南雍也夙夜自厲曰胄子之教湮矣予將何以



振之廼謀於南渠子屬于兩廳六堂之彥取甘泉公遺規分號爲朋分朋爲班使之德業相勉過失相規授諸鐘鼓而詠歌徹諸經史而講繹之頒諸冠昏燕射而肄習之復以期赴觀光之堂攷其勤惰而勸懲之諸生瞿然而請其義東廓子曰二三子亦知胄子之教乎夫直而欲其溫也寬而欲其栗也剛而欲其無虐簡而欲其無傲也此豈工辯博驚詞藻測度摹倣所能融化也夫亦反求諸吾之性情而已矣降喪以生性罔弗中也感物而順應情罔弗和也而或失則直或失則寬或失則剛且簡者氣習之偏焉耳故自易其惡自至其

中唐虞至於濂洛希聖之正脈也能者矯其偏以自進則曰智曰藝皆可以成人不能者執其長以自是則好仁好直終不免於有蔽古之人灑掃應對琴瑟簡編詠詩習禮事賢友仁無非戒懼之流行以所潛消其麓鄙默化其怠荒俾薰蒸於中和而不自知故以親父子以睦兄弟以忠君上以信賓友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之謂篤恭而天下平二三子試卽詠詩習禮時驗之其心體收斂而不放則其聲氣盎然而成章其儀節粲然而中規中矩急之則躁緩之則惰將入於過與不及而弗可揜矣諸生忻然退而服行之取廣德所刻禮



要詩要燕射儀節協力而登諸梓人分一帙以歸告其鄉且  
列師生姓字籍貫爲嘉會錄以紀一時之盛刻甫成而予以  
自陳南歸不及躬觀其成也因述所教以屬于南渠子俾與  
羣彥懋終之諸生果能戒懼勿離相勉相規以求光我  
高皇豐鎬之化異時按編而稽之曰孰能直而溫孰能寬而  
栗孰能剛而無虐孰能簡而無傲予雖考樂澗阿預寵嘉之  
不然將與虛言彌文等耳能無大懼已乎

讀書箴

南昌艾生鐸學於予志甚篤也將歸予欲其恒之作讀書

箴俾寅諸座端

於赫上帝授中于民民胥受之用或不純巍巍聖神贊天彌  
治皓然六經重明以麗大宗之統洙泗嬋媯齟齬仁義莫續  
其傳或醇而蔽或竒而詆或高而越或博而浮有勃閩洛砥  
我中流播穫稻梁餐而餽之詔使來者咸饗殮之楚楚學者  
不蕃有徒兩髦習之白首紛如有迷相道冥趨以遠如失大  
侯貫韋奚羨有擷其華顧斥厥實如豢鸚鵡巧言孔疾有範  
首路末節異轍如較芻狗驅車以滅撫撫周道孰其翳之龐  
龐四牡孰其繫之聞諸父師敬以爲轡左駮窮理右軌集義



勿控以舍勿驟以躡隱居淑身大行淑世對越天明雍容聖  
制泰山巖業庶馳以至服馬蕭蕭和鸞噦噦嗟我良明自求  
其是是用作箴以相合志

學易箴有序

宜與周君衡學易于陽明先生先生命之曰易者吾心之  
陰陽動靜也動靜不失其時易在我矣自強不息所以致  
其功也周君反躬而驗之曰動也者誠之通也靜也者誠  
之復也自強不息者思誠之功也卽所居構思誠書屋數  
椽而揭其樓止之室曰學易窩以不忘先師之訓某聞而

嘉之箴以相其成其辭曰

於維大極妙於吾心動而爲陽靜而爲陰時動而動時靜而  
靜本體瑩然不失其正厥功維何自強不息是曰思誠各成  
其德德之不成玷我天衷四聖閱之載牖其蒙蒙而弗牖顧  
求諸書總角誦說白首紛如其惟覺者反身而求有握其幾  
卷舒優優優優卷舒無往非誠四時錯行日月代明毫釐有  
差僞妄交肆天地以閉草木以瘁爾室爾窩與造物運參前  
倚衡無忘于師訓

乾乾所箴有序



陽明夫子之講學處州也中洲郭子昌修借晴川劉子煥  
吾南野歐陽子崇一往學焉其後令孝豐守嵩明移守鬱  
林宣暢師訓甚宜其士民然以伉直不諧於上官竟致其  
事以歸歸構精廬以緝舊學題曰乾乾所取濂溪損益之  
旨揭于座而其後卧起曰羲皇宓益也同年同門又同以  
伉直歸敬爲之箴以効切偲其辭曰

皇矣上帝於穆不已是曰乾德自開闢始在羲皇氏天粹天  
精陶唐則之蕩蕩難各爰及岐周陟降左右上律下襲洙泗  
授受聖遠言消日乖大義或失則難或失則易難謂絕德非

階可升頽首下流蠅蚋蕩蕩易謂本體觸處皆是猖狂大方  
蹈于豺豕天啟濂洛沃我真詮不息于誠是曰乾乾有忿斯  
懲有慾斯窒命之曰損療其疾疾知過則改知善則遷命之  
曰益復完其天天直克完浩浩淵淵羲皇非遠異代同神忿  
火慾水弗遷弗改安彼秦項玷我真宰咨爾郭子能自得師  
惟劉惟歐跋古以追施于有官惠及顛頽顛頽胥感伉直乃  
顯唾彼毀譽浮雲迅湍獨抱舊學浩然遐觀皜皜者所上帝  
臨汝惇史勒箴請事斯語

直齋箴有序



天泉潘子自翰苑謫嶺南量移于瑞瑞之庶士庶民翕仰  
之予游匡廬取道陸歸信宿清風亭切惻忘寢將別請曰  
驟欲以直名其齋求所以箴者敬爲之辭辭曰

皇有正命孰弗直兮瞻止三代靡豐靡嗇兮耿茲秉彜順帝  
則兮○經猷以休猗我后兮又用三德時罔弗壽兮嘆化之  
湮曲以自斂兮○突梯喔咿蔑正性兮紛彼鬼蜮雜梟獍兮  
有覺君子怒如疾兮○爰切爰惻息世黜兮洗刷支離宅粹  
精兮兩儀並位萬物莫撓兮○夙夜惟清曰義集兮有其離  
之廼外而襲兮嗟爾君子學如弗及兮○乞隣以醢證父羊

兮若虞機張省微芒兮顧諟前楹勿助以忘兮

惠政浮橋銘有序

建平濱卽溪而泊桐泖諸水合而滙于南湖霖潦不時往  
來覆溺某出判廣德行縣而憫之廼請于李柱史儼議作  
浮橋於縣西放生池下發所覈隱募二百餘金爲士民倡  
驟縣江簿山攝縣事造舟三十有二比而爲梁夾以扶欄  
維以鐵索兩岸級以石甃而碑之曰惠政連尹鑛嗣而輯  
之來者不相謀遂日就圯王尹有楠始至順衆情以完舊  
觀而加黜飭焉復定橋夫護晝夜勿壞會某起廢入考功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八  
父老合辭願告後政以無替前緒因稽古爲之銘銘曰  
相昔先民翼聖立極視饑猶饑視溺猶溺倚與至誠天機惻  
惻若一家堂寢庖偃溝瀆門巷其罔有弗飭孰是酒淫孰是  
培克忘其同胞而以矰以罟是用鴻鴈磬磬罔矜于魚鼈薛  
宣知子單襄覘國警彼觀室卽隅可信其闕亦有溱洧乘輿  
棘棘輟春罷市遺愛猶泣孰若徒枉輿梁出作入息劇駭崇  
期皞皞莫知誰力嗟我帝畿郎川是域承流濟屯曷敢弗亟  
我塾我庠我溝我洫仁聞布濩乃廓于天德咨爾來牧憂思  
其職聽我無斃百世其釋之

夾溪橋錄題辭有序

東廓子出會青原入請白鷺與同志切偲一體之學而南  
菴趙子祖元預焉將別出夾溪橋錄以請曰叔父模不靳  
千金以成是橋也脫發白二郡胥溺之患以續世武翁夙  
志遐邇頌揚之從叔叅議葉及一所高子龍津吳子蒲石  
李子有引有銘有記有序而松谿程子衡山文子慈谿劉  
子清湖汪子鄒西張子咸有詠歌焉願弁一言以厲于晚  
節以勗于鄉予讀之嘆曰使人人咸若是四方其有瘳乎  
輕利而急義可以廣惠矣續志以澤物可以廣孝矣好懿



德而示之可以廣教矣且是舉也王政也而一布衣任之亦可以感也已其辭曰

帝降烝民厥惟同胞休戚惻怛不啻漆以膠世有升降秉彜匪異習以性遠乃義乃利昔我先正克念帝畏民饑民渴痼瘵乃躬爰暨一德手代天工匹夫弗獲若推諸溝中正教湮矣鄙吝競削借耨猶德煮萁方蠶薄其周親而況于民瘼亦有夸夫詭誕以鑿神巫用牢琳宇是艘徼彼冥福而義澤罔博其惟覺者玄鏡孔擘滌廩飮飢構橋濟涉貨寶靡總而實惠滂洽天機無廣狹禹伊其業夾溪若壘新橋嶮嶮用紹弓

治以免民魚鼈天台東陽騰于倪蓋吁嗟趙子其聞四徹麥燈花塢引板水亭肆詡于豪侈靡郵發婢徒杠輿梁王政章程布常作之乃代官成孰是狼貪孰是虎虓忘其肝膽如秦越靡交司成勒辭式昭厥義用砭于羣痺且儆有位

果齋銘

西昌王子宜濬年友宜學大史之季弟也宜學嚴毅嫉惡廣坐中面攻人過失旣而悔之以改名其齋恒以深潛純粹求聖學之奧宜濬端謹朴厚恂恂與物無競居常自厲曰得無倚於柔乎因名其齋曰果以追弦常之風昔昭武



李方子學於晦翁晦翁誨之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  
遂以果名齋其後以真西山黨忤史丞相不少貶以求合  
宜濬能爲李昭武乎改齋拊掌九京矣爲之銘以翊其成

銘曰

維皇降中民受以生率性而行天聰天明氣習所障真體乃  
虧剛善剛惡柔亦如之大過爲亢弗及爲陋譬彼病瘧寒熱  
遙聞卓矣先覺易惡至中掃除障翳天機昭融是謂岐黃布  
天下春鴻實補虛人完其神昔我改齋高明柔克深造純粹  
韋昭厥德亦有季弟剛克沉潛慎于星漏務求自謙遷善改

過果於自益如玩芻豢猶恐弗積懲忿窒慾果於自損如濯  
臭穢猶恨其晚嗟彼血氣乃輒乃政在于意見荷蕢亦病愈  
果愈遠淪膚漬骨虛虛實實載胥以沒宋有各儒曰李昭武  
寬大規矩傳晦翁譜勗哉宜濬勿助勿忘顧諟爾齋聖度皇  
皇

中立石銘

紫霄峰之南得竒巖諸生名之曰廓其前有竒石予名之  
曰中立爲之銘以貽來游銘曰

維汝之且今可以語性維汝之方今可以語行維汝之平分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八  
可以語政肆中立而不倚廓廓乎乾坤之正

祈晴城隍文

維神與吏實相表裏凡民之休戚吏食其祿而神歆其祭舉相流通者去秋螟虫害稼米價翔貴民將望麥爲命而淫雨不止麥苗就傷萬口嗷嗷無所控訴吏之不職無以弭災是用齋夜以禱于 神神其幹化機時雨賜使麥獲有秋是吏得藉以追其責而民感禦災之功永永無疆矣其胥埠之賊首逋而弗獲方岡之寃鬼匿而弗申 神奪其魄俾就典刑尙克以章祛惡之威謹告

謝晴文

民憂其饑以訴于吏吏憂其職以禱于 神神憂吏民之憂而暫止淫雨麥可無傷繫 神之惠也其尙時雨賜祛螟螣使民得食以樂其生而吏得與民偕 樂以終 神之惠至於胥埠之賊首方岡之寃鬼夙夜孳孳欲除民害神尙默相俾就 天誅謹告



卷八終



